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三

齊高帝諸子上

豫章文獻王諸子子廉　子恪　子操　子範　子範子乾　子範弟子顯　子雲　子暉在梁書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

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
太妃生安成恭王暠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銶袁
脩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
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
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
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寬仁弘雅幼有大量帝
特鍾愛仕宋為尚書左民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功改封以先

爵賜嶷為晉壽縣侯後為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責賧伐
荊州界內諸蠻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怨怒酉
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輸五百
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蠻部
大亂抄掠至都城下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
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
其父蠻衆乃安入為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
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

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令左右舞刀戟於中
庭蒼梧從牆間窺之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
心荀伯玉勸帝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
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於此立計
萬不可失及梧梧殞高帝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
入順帝即位轉侍中揔管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
朝堂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之夕丹陽
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內軍主戴元遜二千人

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遜預焉先是王藴厲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為內應嶷知藴懐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嶷出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時高帝作輔嶷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懐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民散實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庚亮以來荆州無復此

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
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
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之以
市稅重多所寬假一方甚悅禪讓間武帝欲速定大業
嶷依違默無言建元元年高帝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
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
揚州刺史驃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
魏軍動詔以嶷為南蠻校尉荊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

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

南齊書曰虜寇司豫二州又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
隨鄧衆以為憂疑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疆
守遏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
南也以荆州隣接蠻蜑慮其生心令鎮内皆緩服既
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

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上學上表言
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

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刼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為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部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勝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砦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遣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為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中書監司空侍中如故加兵置佐

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府嶷以將還都脩治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及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帝深憂慮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帝幸東府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耳

目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
南齊書載嶷啟曰臣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忽
表於容狀視此根體常恐命不勝恩欲從俗啟解今
職但恐厝辭為鄙或貽物誚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
墜且儲副之重實非常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
臣皆再拜何以當此若天假臣年得預人五惟當請
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此臣願也服之不衷猶
為身災況寵爵乎誓以命請帝不從　又載永明二

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藩晉之晉獻秩殊常叙況
乃地侔前准勲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
廣田邑用伸恩禮可增封四十户
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凖
嶷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為恒制從之嶷不參
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
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
衣自此以後斯事一斷帝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内曲宴

許依元嘉歲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
侍宴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啟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
不見許又啟曰
南齊書有曰臣五十之年為玩幾時亦復不能以理
內自制
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為辦事
乗格制要是檉柏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為
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有未安訊訪東宮玄

圖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為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

册府元龜曰太子不知臣有此屋正以東宮無而臣有自處之體不宜爾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永棄不脩　南齊書曰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具上簡臣細所資皆是公潤未知將來罷州後或當學營覓自贍否連年惡疾之餘顧影單回無

事畜聚惟逐手為樂耳

帝答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啟事屋事慎勿強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竟不從

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嶷常慮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帝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

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嶷啟帝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藉檢工巧督卹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此實非乖理但識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

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患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紜紜帝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為是不蚊蟻何足為憂官兵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辯大耳亦何時無亡命耶後乃詔聽復籍注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皁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

政使劉瓛講禮顧愳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彦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為樂帝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次弟安得不爾帝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次弟為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城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帝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

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駕數遊幸唯嶷陪從帝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帝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帝大笑賜以謂所遺纏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嘗疾瘳帝幸嶷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嶷著

烏紗帽極日盡歡敕嶷備家人禮嶷謂帝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復足矣帝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矣相執流涕十年封嶷諸子舊例封千户嶷欲五子俱封啟减人五百户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

南齊書載嶷啟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泉閑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㦲無几

願陛下審賢興善極壽蒼旻強德納和為億兆御臣
命遵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
薨年四十九其日帝兩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袞冕
溫明秘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
馬太傅二府悉停過葬
南齊書載竟陵王子良啟曰臣聞春秋稱王母弟蓋
尊其所重也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
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袞章之

典廢而不傳實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故大司馬豫章王嶷協贊皇基經綸伯業功業高顯清譽愈彰富貴隆重康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斯美況與陛下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覩貌而天心不歡見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動天地慟驚鬼神乃至徹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隅宿改容奉瞻聖顔誰不悲慄既有若斯大德而典服

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為煩不令千載之下
物有遺恨詔曰宜加茂典以協徽猷
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綟綬具
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
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
葬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
曰吾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
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相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

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
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盂飯酒脯檳榔而
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
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盂飯
檳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以為後患朝服外唯
下鐵環刀一口作冢無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後堂樓
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舟乘
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子廉

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
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
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帝便
歔欷流涕

南齊書曰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景陽
望見樓悲感乃敕毀之

嶷薨後第庫無見錢帝敕貨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
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帝崩乃省嶷性汎愛不樂聞

人過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疑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胷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仍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以一玉手板與

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覔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
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
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
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為文
南齊書載藹與子良箋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
浸遠墮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
藻豈伊雕篆之無沬故文獻王茂業惟賢功高則哲
下官輙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壠首昔子香淳

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况道尊前往恵積聯綿者哉又與右率沈約書曰故文獻王獨秀生民無得而稱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永惟道蔭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又曰斯文之托歷選惟疑必待文蔚嗣宗德兪茂履非高明而誰

約答曰郭有道漢末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絶謝安石素族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况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内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

人名不入第狀酬令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嶷甚重之宋時武帝及嶷位宦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饑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豫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帝亦以此貴之又不妬忌嶷倍加敬重嶷薨後少時亦亡子子廉初嶷養魚復侯子響為嗣子子響還本子廉為

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胄宜祚井邑以傳於後降封新塗侯

愚謂齊明篡弑本非正統梁武宜封高武後爲巴陵王如宋汝陰王例若明帝之後降侯可也如此方不倒置

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

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舉兵會稽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勸明帝盡害高武諸子孫乃救竟陵王昭冑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帝暫卧主書單景儁啟依旨甓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帝聞驚覺

南齊書曰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
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
儁共謀少緩其事須臾帝覺景儁啟子恪已至與此
稍不同然齊書并次并并當從齊書
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答帝撫牀曰遥光幾誤
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
子中庶子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
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

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
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
遺唯景和至朝臣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時
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
又我於爾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
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
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依此而行
誰謂不可政謂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傷於和氣

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戮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為卿報仇且時

代革興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之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

愚按梁武既云有天命者害不能得又云江左以來

代謝必相誅戮國祚例不靈長何以先殺齊明諸子
又再弑巴陵王蓋緣高武諸兒既盡為明帝所害則
子恪等皆仇於明帝者故不殺觀取天下於明帝家
非取之卿家二語可見餘皆飾辭也
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閹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
帥在壽光省帝又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否若見道
我此意今雖革代情同一家但令盤石未立所以未得
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亦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

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具宣敕意子恪普通四年累遷吏部尚書大通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集不傳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為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

子恪為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為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簿丁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恪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

獨異志曰周興嗣為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

千言無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卒開視之心如掬燥泥此又云子範豈有兩千字文耶

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為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而諸弟並登顯位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

上藩首僚於兹再忝河南雖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

名畧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已也後為秘書監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册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孝元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綸數諸蕭

文士滂碓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大器記室先子範卒碓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隷書得叔父子雲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為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砦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

目御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
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
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
能守乃棄郡避寶應時寶應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
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
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曰靜子範弟子顯字景陽幼聰
慧嶷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為子位太
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

南北史合注

若為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書計一百卷又啓撰齊史書成計六十卷表奏詔付秘閣累遷邵陵王綸友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兹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帝製孝經義未列

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啟撰御集并普通北伐記五卷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杜文見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

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侍才教物宜謚曰驕予顯嘗為自序其畧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

詩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
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
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
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
除見前外又有貴儉傳三卷集二十卷子愷為太子家
令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
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
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文美簡文與湘東王令

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為子及長勤學有文藻以晉代無令書弱冠便留心撰述至年二十六書成百十卷表奏之詔付祕閣

顏氏家訓曰子雲自嘆曰吾著晉書勒成一典文章

弘義自謂可觀惟以筆迹名亦異事也

子雲性沉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容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秘書郎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為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内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遷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革後猶仍用子雲啟宜改之敕答曰此主者守株宜

急改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隷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隷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通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

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駛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帝並驅爭先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舟三十許步行拜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為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

唐國史補曰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

今尚存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玩之

名蕭齋

太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

人間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以餧卒于顯雲寺僧房年

六十三所著晉書外有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

早知名亦善草隸時比之衞恒衞瓘武帝嘗使特書及

奏謂子雲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卿

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敓簡文求為

墓誌銘常許之子雲弟子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愚按南齊豫章北魏彭城其賢可厲行然皆有後於凶虐屠翦後可為南北兩快事雖然豫章後彬彬矣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四

明 李清 撰

南史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武陵昭王曄 安成恭王暠

鄱陽王鏘 桂陽王鑠

始興簡王鑑　江夏王鋒

南平王銳　宜都王鏗

晉熙王銶　河東王鉉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帝帝第三子少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宋位給事黄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祚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攺

授都督揚州刺史涖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奉令自
宋彭城王義康後未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騎將軍
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
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及薨朝野莫不
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子子晉子游另見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少有武力為帝所愛
昇明二年代兄映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
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語曰煥煥蕭

四職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
踐祚晃每陳政事輒為典籤所裁晃殺之帝大怒手詔
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陵
於曲阿後湖鬬隊使晃御馬軍帝聞之又不悅臨崩以
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藩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為
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
者惟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
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大怒將糾以法

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帝亦垂泣初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佗族豈乘其弊汝深戒之之故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贈開府儀同三司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帝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帝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

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謚曰威
武陵昭王曅字宣昭高帝第五子母羅氏從高帝在淮
陰坐罪死曅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謂
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往每抑割之
三昧曅小字也故曅見愛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
諸子讀書無紙筆曅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
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為片縱横為棊局指點行
勢遂至名品性剛頴儁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

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優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帝遣儒士劉瓛往郡為曄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丞現或言曄有非常相以此自負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嘗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

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棊子良大北及退豫章王嶷謂曇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曇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悻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為當時獨絕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曇也武帝幸豫章王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曇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帝神色甚怪嶷曰

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帝舉酒勸彜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帝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桐山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臨川王映曰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為稱又問彜彜曰臣山卑不曾栖靈貽景惟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勞者歌也久之出為江州刺史帝以彜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彜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

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啟曅得失徵還為左民尚書遷太常卿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曅獨後来帝已還便殿聞曅至引見問之曅稱牛羸不能取路帝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来不隨例者不復為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曅衣單進襦於曅曅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曅曅留於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

其率真為飽食盡歡而去尋為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
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帝
臨崩遺詔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
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衆論喧疑晏衆中言曰若立長
則應我立嫡則應太孫及鬱林立甚見憑賴隆昌元年
薨贈司空班劒二十八人

鄱陽王鏘字宣昭高帝第七子建元末武帝即位為雍
州刺史加都督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帝愕

然問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見聖顔損瘦所以泣耳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為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每帝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為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公聞鷲于法身何如鏘曰臣鷲於宗威最長且受寄

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常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于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陛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

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首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封籍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

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為鄱桂
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
詖遇其賞興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
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
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
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
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令日見王王又流涕有愧色其
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徽高帝第十子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為秘書丞早有令譽帝盛重鑑乃以彖為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改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齊前石榴樹陵冬生葉亮以問碩碩曰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象後二

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意來作此冀爾時蜀土當寧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困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足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刺史益州督益寧二州軍事勝意反語為始興碩言乃驗先是刼帥韓武力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不在能制

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啟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晳往觀形勢候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責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晳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晳還說顯達已遣家累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

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畧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者數斗又以硃砂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

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塚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
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為起墳諸寶物
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
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
士時有廣漢什加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
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
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以水又以器盛水於
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

以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為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帝以與鑑以別乃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帝為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城與後宫幸第樂飲其日鑑疾帝遣騎詣問疾相繼為之止樂尋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

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
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帝使學鳳尾諾一
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毛矣至
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
經外唯得看孝子圖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
朞月間殆備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覲帝賜以寶裝琴仍
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闍梨琴亦柳令
流亞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民鏘曰昔鄒忌鼓琴威

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别駕江祏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别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于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爲當時藩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書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帝答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

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祏遂復為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常怱怱不樂著脩栢賦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貪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于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意逼於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

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鏘答曰遙光於殿下猶
殿下於高帝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鏘有
武力明帝殺諸王鏘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
之不敢於第收之
南齊書曰使蕭祠官於太廟夜遣兵於廟中收之
鏘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鏘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
倒地遂遇害之江斅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
鋤其脩柘之賦乎

南平王鑠字宣毅高帝第五子位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鑠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不不同鑠典籤叱左右斬之鑠見害伯玉亦下獄遇害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

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婦人云是其母
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母平生聞者莫不
歔欷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
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帥所制
立意多不得行鎮姑熟時有盜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
織金篾為嚴器又有金蠶銀蠒等物甚多條以啟聞鬱
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
可熟念使民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

吉景曜商畧先言往行左右誤排𢫬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素善射常以堋的大濶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乏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違之也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憑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賫

樂往夜進廳事正逢入閤齊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乃御樂而亡時年十八鏗身長七尺狀似兄嶷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皆痛惜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

弘景內傳載弘景嘗題桐葉作詩遺鏗曰願為雙白羽常拂黌前塵

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然無罪

後三年當生其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
内傳多祕不出作相執悲泣
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銶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隆昌元年位郢州刺
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鉉字宣胄高帝第十九子母張氏寵于高帝鉉
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帝甚加意為納
柳世隆女為妃帝與羣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豫章王

嶷亦哽咽及明帝害高帝諸子以鉉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臥纏髮鉉上高帝腹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爲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閻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斅建安

乞為奴而不得仰藥卒鉉二子在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為仁由己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錄用雖見梁武弘裕亦表文獻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圖本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筭意在求安以明

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霸未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海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衆宗族可滅一至于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四